

1-1 未識知己落難時

老者翻出一尊戲偶，小生扮相，臉形略方，濃眉深目，沒有鬍子，頭戴西式高帽，身著米色西裝，英氣逼人。雖是現代裝束，在老人的搬弄下，別有一番古典氣質，開口閉口卻總是一句日語：「これは不可能です！」不久，他又翻出另一尊偶，二花，雙目奇大，獅鼻，右上脣一顆大黑痣，上頭還長毛，身著深藍短掛搭鵝黃長袍，這不是老者自己，卻又是誰？

昭和十八年（一九四三年）四月，我所籌畫的大戲《十國忠義傳》終於在大稻埕淡水會館演出。十棚較。十組戲棚，十組人馬，十齣不同的戲碼，同時在舞台上演出。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史上頭一遭，梨行第一次。現場冠蓋雲集，人聲鼎沸，淡水會館從來沒有擠進來這麼多人過。聽說李家、顏家、辜家的貴客把前三排的座位都包了，二樓包廂也客滿。連總督府的要人也來了。

演罷，掌聲如雷，叫好聲不斷。

可惜我最期待的人卻沒來。片山佳治，日籍音樂家，戲曲學者。他才是真正懂戲的人。嚴格說來，這是我和他一起「聊」出來的作品，雖然過程中爭吵不斷，衝突不斷，所謂不打不相識，兩人相識雖短短不到半年，卻形同莫逆，能出現這樣的戲，只能說是老天爺的安排。要是此刻片山也在場，那就太完美了。

無奈天妒英才。也許他也嫉妒我。

會館經理拱我到前台，接受眾人瘋狂歡呼，雖然我也算見過世面，從小就習慣接受掌聲及奉承，但我畢竟還是個十七歲少年，這樣的場面，還是讓我有些招架不住，我就像喝醉酒一樣，整個人都快飛了起來。

卻突然傳來爆炸的聲音，接著有人高喊：「失火了！快救火！」有人驚聲尖叫，有人高聲咒罵，現場一片混亂。此時的我還獨自沉浸在極度興奮的情緒之中，尚未能回神，後腦勺卻被人狠狠敲了一棍，之後便不醒人事，恍惚之間，我感受到現場高溫，雙眼備感灼熱，似是被火場飛濺的木屑刺傷，又似被濃煙燻炙，後來又感覺有人背著我狂奔，背我的人不停的哭泣，我知道那是阿桂，每次只要出事，必有她出手，總能及時救我一命，這回她還能當我的幸運之神嗎？

過了幾日，我才真正清醒，恢復了元氣，卻依舊頭痛欲裂，這才發現自己不是在家中，也不是在西式病院，而是在一處不知名的草寮，阿桂在我身邊，似被人綑綁，又似昏迷，一動止動。我知道外頭有光，卻什麼也看不見，我試著起身，卻馬上跌跤，跌了幾次，我終於放棄，這才確認自己完全瞎了，什麼也看不見了。後來一陣騷動，有十幾個強人闖入，對我又是一陣毒打，又輪流將阿桂欺負，有一人嘲笑我：「自己的查某人都無法保護，算什麼男人？」她是我的女人嗎？卻如此奮勇救我，我卻無法挺身抵抗，我一時感到羞憤，又昏死過去。恍惚間，我被像貨物一般運來運去，換了幾艘舢板，幾條貨船，輾轉來到陌生異地，我竟淪

為一名乞丐。

我的人生劇變，過程驚險，尤勝我所演過的任何一齣戲。至今我仍百思不得其解，這到底是一場意外，還是仇家精心策畫的陰謀？誰想殺我？誰想害我？仇家若只想除掉我，那倒也簡單，我人死了，也就一了百了，也就沒那麼多麻煩，偏偏卻又留我活命，受這麼多活罪，還波及我身旁的人。是誰有這樣的心思以及惡毒心腸？這若是預謀，對方圖的又是什麼？我的家人是否同樣遭受不測？阿桂卻又流落何方？我的父母妻小安全嗎？我感到不寒而慄。

往後的大把日子，我就這麼不斷抽絲剝繭，卻始終未能找到真正的答案。每當我在街頭唱起蓮花落，便想到自己的遭遇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原來我也有這麼一天，原來像我這樣不可一世的戲曲天才，也有這樣的下場。也許因為唱腔特別，也許因為情真意切，我乞討的錢從不會少。

說來諷刺，像我這樣眼睛長在頭上的張狂之人，也有彎下腰來的一天，我鎮日跪在街頭，穿著破爛衣衫，說著輕賤自己、討好別人的話，當我匍匐在地上，不停向著路過的好心人磕著頭，隱約總能「看」到一雙白皮鞋駐足在我面前，我幻想著我的知己兄弟前來營救，或者，前來羞辱我。也許，這一切正是他的安排，只因他向來瞧不起任何人，尤其是台灣人，他無法忍受我的才氣比他高，一定要狠狠出一口氣。又或者，像這樣把一個次等公民玩弄在掌股之間，只是他茶餘飯後的消遣？

這段落難的日子，我不只一次想到這位翩翩佳公子。

片山佳治，日本人，大正九年出世，大我兩歲，出身流鏑馬世家，他的祖輩世代專門為王公貴族訓練騎馬射箭的技藝，他則飽讀詩書，能文能武，又受過西式教育，因沒有接班的壓力，鎮日遊山玩水，交遊廣闊，他對中國戲曲的了解頗有境界，對西洋文學也多所涉獵，是個不太一樣的公子哥兒。

他選在亞洲局勢最緊張的昭和十六年來台灣遊歷，可說頗膽識，也可說是腦袋有問題。但這都不能阻礙歷史性一刻的誕生。

彼時，太平洋戰爭打得正熱，日本人在台灣禁漢人鑼鼓，連掌中戲都不得演出，一群有識之士到處奔走請命，爭取演出機會，皇民奉公會特別網開一面，由台北帝大教授黃得時召集掌中戲知名藝人前來台北演出，並請社會賢達及專業人士前來觀賞，相互交流意見，進而提出改良的辦法。

我與片山佳治初次見面，便是在大稻埕淡水會館的試演會上，那日他在友人陪同下，前來觀摩他口中「一座可憐小島上的可憐戲曲」，我則隨著義母的戲班，正與來自基隆的義興園進行雙棚較，演的是《古城會》，我是當天的主演，對方則是五十歲的老師傅坐鎮，不過同樣演的是老戲，我的後場音樂卻加入西式樂器，包括一把吉他，一管小喇叭，以及手風琴。過程中，只見一位身著米白西裝的日本青少一直在前台後台走來走去，品頭論足，非常礙眼，若非事關戲班的面子，我早就跳下台去海扁他一頓，直到下戲時，他又擠到後台來，我只聽他跟身邊的人隨口一句：「沒什麼了不起！」我終於按捺不住情緒，吐掉口中的茶水，

上前便扯住他的領子，同樣用日語噙他：「有膽你再說一次！」

也許是他的氣勢夠強，也許是身邊的人及時架住我的關係，他身軀依舊站得筆直，沒被我突如其來的氣勢壓倒，我在想，如果他真有膽再說同樣一句話，管他是日本人還美國人，我的拳頭便出去了。他卻仍氣定神閒。沒多久，他卻很有禮貌的說：「明天來我的住所，我讓你看看什麼才是了不起的藝術。」

我沒回應，也許是不懂他的意思，但我放過他。身邊的人很驚訝，像我這樣從來不服誰的相拍雞仔（鬥雞），竟然也有不出手的時刻，真是太神奇了。

隔天，我單刀赴會。

他的住所就位在淡水會館附近，顏家的別墅，我從新莊乘舢板過岸，再搭手車走一小段路，只花不到半個時辰就到，我不想遲到，急著想看他的把戲。上二樓，西式的迴梯，扶手是檜木刨製的，味道沁鼻，四周沒有太特別的裝飾，卻自然營造出一種雅緻的感覺，這向來是日本人的本事。沒有令人太驚訝的東西，掛畫、吊鐘、巨大的俗不可耐的雕刻什麼的，都沒有，這人不賣弄，很得我的脾胃。倒是玄關處掛著一對西式傀儡，身穿黃銅打造的鎧甲，教我多看了兩眼。

我來到他的書房，漢式陳設，一張黃梨木寫字桌散發沁鼻的香氣，桌上文件書冊散落，他正坐在桌邊一張清式的寬敞躺椅上，悠閒抽著雪茄，聽著唱機，一點迎戰的架勢都沒有，還以為他至少會弄一齣小戲，至少也擺個三味線、淨琉璃的場面讓我見識一下。我感到失望。

「請坐。」他的閩南語說得極好，泉州口音。像招待熟朋友一般隨興，不似前日日的咄咄逼人，出乎我意料之外。不過接下來的言語更教我意外了。

「這音樂還行吧？」他說。

「喔？喔。還不錯。」要不是他提醒，我還沒發現房裡若有似無的餘音繞梁。他走近唱機，調大聲量。

「這是俄國人蔡高夫哲的曲子，實在是太優美了……」他忽然起身，手跟著畫圓，一圈又一圈，嘴巴也跟著哼唱著曲調。這曲子我是不懂，卻有他高明的地方，每個樂器都在講故事一般，有自己的抑揚頓挫，而且不急不徐。他不會是要來考我這個吧？要我當眾出醜？我這人臉皮厚，不怕人笑，他要這樣羞辱我是沒意義，西洋音樂我是不懂，要我品評，卻也難不倒我。我耐著性子等他聽完一段，等著他出考題，他卻又好整以暇的換了一張唱盤。

「來，我們來聽這個，也是一位俄國人，他叫蔡文傑，比蔡高夫哲小四十歲。」

我心想，蔡或者是俄國人的大姓，名字也很文雅，但比起他的前輩，文傑桑的曲子就狂多了，很有北管戲的味道，熱鬧而且激動，幾段鼓聲聽得人熱血沸騰，感覺應該來一段舞獅才對。有幾個地方卻又神經兮兮的，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一樣，是有點意思，但聽久了卻有點無聊，還是北管有意思多了。我本著一個客人應有的禮貌，忍住打哈欠的衝動。

曲子終了，他忽然開懷大笑，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，像個孩子似的毫無掩飾，我也跟著乾笑幾聲，兩人似乎忘了昨晚差點動武的衝突，倒像多年未見的好友見面閒聊。這種情緒是騙不了人的，我也很快被感染了，不禁站起身來鼓掌。

「不錯吧？這是好東西，可惜我寫不出來。」竟然對我如此坦誠？我心想，昨晚那個狂傲的小子到哪去了？卻聽他接著說：「這音樂講的是一個木偶的故事，我在法國看過真正的演出，樂團很精采，但芭蕾舞更精采！」我不明白他所謂的寫不出來是什麼意思，洋人的東西固然有他們厲害的地方，但也沒到神的地步。

他又把唱盤重放一次，不知為何，這回卻聽得垂頭喪氣，嘴裡不停的說道：「這不可能，這辦不到啊！」

見他如此，我不禁惱怒，昨晚那個耀武揚威的氣勢到哪去了？我實在看不過去，便用僅知的日文單字，七拼八湊，對他說教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垂頭喪氣作什麼？不打一架，怎麼知道會輸人呢？你昨天的氣勢跑哪去？打一架嘛！你說那人叫什麼名字？蔡文傑？你找他單挑啊，你不寫出來跟他比畫一下，怎麼知道誰輸誰贏？」

他抬頭吃驚的注視著我，忽然抓住我的雙肩放聲狂笑，然後又一把抱住我，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我不知所措，樓下的佣人也都跑上來一探究竟。他竟然笑出眼淚。

「朋友，我佩服你，你是了不起的，你有氣魄。我要是有你這種氣魄，早就成功了。」

我回道：「現在開始也不遲啊！」

「也是，但這得下一番功夫，也許還要十年也不一定。」

「這你就不對了，要是我，現在就要開始，現在就要打敗他，依我看來，剛才那個音樂，也沒什麼了不起。」

我猜想，當時他一定當我是個土包子，卻又無法否定我的率直與膽試，只是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。

「你知道我為什麼昨天那樣說嗎？我不是瞧不起布袋戲，而是被你們昨天的戲給弄糊塗了。想找你來弄清楚一些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他又跑去放了一段音樂。

「聽到了嗎？我再放一次給你聽。」

我被他搞得一頭霧水，但他一再重複播放，放到第十次，我忽然開竅，「這就對場啊！」

他又抓住我肩膀：「你說這叫什麼？」

「對場？」我重述一次，如同私塾學童回答老先生的問題。

「你們昨天兩個戲班一起演戲，就叫對場嗎？」他竟大喜過望。

「不是，昨天的叫棚較，雙棚較，兩個戲班說好演同一齣戲，演別的還不行，看誰演得更好。你剛才放的音樂，感覺比較像對場，兩個戲班在同一個場合演不同的戲，這個很常見。但棚較難度更高，因為當天才會知道要演什麼，而且要跟另一個戲班比較，輸了丟臉，贏了就有面子，你應該去打聽一下，全新莊最不怕雙棚較的人就是我了，我還去大稻埕、艋舺、九份、基隆較場過，所向無敵。」

「你是說演同一齣戲？但我昨天聽起來，你們的音樂是不一樣的！」

「是會有點不一樣啦，師傅不同人嘛，派別也不同，但曲牌是固定的。」

「怪了，但感覺這麼不同。」

「這有什麼好奇怪，別說雙棚較，就算三棚較、五棚較、十棚較，也沒什麼困難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你是說，你可以把昨天的東西，照樣搬上舞台重演一次嗎？」

「我是不太知道你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，同樣的東西重演有什麼意思？」

我眼前的少年郎，還是昨日的少年郎，卻完全與昨日的傲慢無禮判若兩人。他是個十足的痴人，也是個性情中人，他對西洋音樂有一股執念，而且已到走火入魔的地步。但我也是一個痴人，只要有人跟我談戲、對戲，我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覺。雖然，一個是日本人，一個是台灣人，兩人經常雞同鴨講，但知己這回事就是這樣，只要心意相通，即時不說話，也能了解彼此的意思。

接下來三天，我在他們家吃了兩頓飯，隔天又去了酒家，又換了幾處會所，見了幾位朋友，不停的聊，我才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原來他想要弄一支曲子，既要有那位蔡文傑先生的氣勢，又要能超越它，但又不能讓人家覺得那是一樣的東西，好像抄襲。他想要在形式上有所突破，最好取材自東方戲曲元素。這想法他醞釀很久了，卻一直搞不定，直到這幾天看到我和另一個戲班雙棚較，才突然靈光一現。但該怎麼做？他心裡沒個底。

我同樣是喜歡挑戰的人，喜歡跟人比較輸贏，但我比他務實許多，我搞戲，搞後場，憑的不是靈光一現，而是真材實料的功夫，腦中隨時有三百齣戲在轉，耳朵裡隨時有上千支曲牌在響，怎樣的組合最能吸引觀眾？靠的是經驗，也吃才氣。

對我來說，西洋音樂高尚是高尚，好聽是好聽，但太高調，曲高和寡，下層的人聽不懂。好的戲、好的音樂，要能抓住人的眼睛跟耳朵，這道理不難懂，沒有東西方的差別。問題是，搞創作的人不能什麼都要，不能連自己都搞不定，不能說我的戲一天變一個樣，今天的東西又要推翻昨天的東西。不行。你不下來演，不會知道效果如何，觀眾喜不喜歡。戲可是天天要上，隨時要上就要能上，像他這樣搞是成不了事的。

我跟他說，你得先演一次再說。他不同意。

聊到最後有點不歡而散。

他一直認為我不懂，我卻認為不懂的人是他，沒想到他卻落下話來，「要不，你弄一齣戲給我看，你弄得出來，我就信你辦得到。」

豈有此理！

我這人是天生賭徒，最不能被激，問題是賭注是什麼？這畢竟跟酬神謝戲不同，酬神有人出錢，這種私下的賭局，只為考驗一個人的能耐，有點類似比試功夫，要嘛認輸，要嘛就使出看家本領，似乎不好開口向人要錢，要嘛就賭個面子，從此封箱，不在藝場行走。但這樣賭就賭大了，我跟這人才認識幾天，又不是生

死之交，沒必要賭這麼大。

我正猶豫該怎麼回應，他卻開口，「給你三天時間，你弄一場戲，我弄一場戲，就你跟我的比賽，你贏得了我，我出錢讓你在淡水會館演出十場戲。我贏了，你照我的意思演，你跟我到歐洲演出，吃、住、船票都算我的。這是君子之爭，輸贏都不能告訴任何人。相反的，不管輸贏，我都出錢讓你演戲，你不吃虧。」

我對他說：「朋友，你可知你們日本人現在禁止我們漢人演鑼鼓戲，昨天的場合是試演會，要演戲不難，得奉公會的大人准許才行。」

片山道：「在我的招待所演戲，沒人敢說話，至於公演的事，包在我身上，你總得先贏了我再說！」

「好！君子一言！駟馬難追！」

他身邊的人提醒他，不需裁判嗎？他說，我們兩個就是裁判。這話深得我心，這是一場君子一爭，不是你死我活的拚搏。三天不睡覺，換交一個朋友，這輩子從沒這麼爽快過，就算他是個騙子好了，最後我什麼錢都拿不到，我其實也不在乎。人生就是要圖個爽快！至於三天後的戲，那有什麼難？

我是佩服這個人，但依舊覺得被他小看了，要是三天後不能端出像樣的東西，也就枉費我這幾年的用心，這一口氣，賭的不是我個人的名聲，而是關乎掌中戲及漢人戲曲的面子問題。

我相信，片山敢訂下三天的盟約，手中勢必有王牌，那絕對不是三天急就章就能上得了檯面的功夫，而是有備而來。所以，這三天，我必須做足準備。

我去找含笑樓的三位結拜姊妹商量對策，在她們的協助下，集思廣益，最後決定排出三個戲班、三齣戲來對場，同時營造出棚較的氣氛，這三齣戲分別是《古城會》、《三打白骨精》與改編日本歌戲《勸進帳》，我打算出奇招，說是給雙棚較，卻推出三棚較，就是要讓場面更為熱鬧好看。

姊妹之一的彩霞精通西洋樂理。提出演《勸進帳》正是她的點子，我本來擔心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演日本戲，一定會被挑剔，她卻說，既是改編，就不是日本戲，我們只是用掌中戲說一個日本人熟悉的故事。她提醒我，片山精於音律，卻又堪不破蔡文傑那種不和諧的音律，所以才會走火入魔，現在根本就是腦中一團亂，只有出險招才能讓他輸得心服口服，而且不能讓他有任何先入為主的觀念。

彩霞非常擅長排戲，北管戲、客家戲、正音都有涉獵，可說藝高人膽大，她又安排讓三棚戲的三組後場，大部分時候在同一音律上合演，然後在最後高潮戲的地方破格，才能教他出其不意，這要找十年以上默契的後場才行。

月霞則心細，說既是比試，又不公開演出，乾脆把三部戲全部打散演，前後錯置顛倒，但文戲跟著文戲合，武戲跟著武戲對，台詞也加以更動，最好能哭的時候一起哭，笑的時候一起笑，這棚戲的台詞還可以跟另兩棚戲的台詞對話，這樣才有意思。

玉霞最是安靜，從頭到尾只是微笑，但卻是整齣大戲的最大功臣，她只花一天時間就把三部戲的劇本加以謄寫、修改。這一晚跟這三個女人聊戲解悶，真是大快人心，她們才是我真正的知己。

接下來就是誰來演這些戲的問題了，我的戲班有包袱，他們畢竟是跟著我義母及師兄弟生活，我只是客串、代打。我是專門幫戲班當打手出名的，打從我六歲第一次上場代打演出開始，就從未有敗績，因仔師、阿槌師的名聲不脛而走，靠的是博聞強記與百無禁忌，但就算幫戲班贏了許多面子，該照規矩來的還是得照規矩，這種私下的比拚，不能隨便亂開玩笑。

經過幾番討論，決定第三棚戲勉強由三姊妹再找兩位藝旦姊妹當頭手及二手，這樣一來，這一棚可說是清一色的女子兵團，前後場都由女人上陣；第一棚及第二棚的後場，也在我的救命恩師金塗老師傅的牽線之下，勉強湊成，連帶第一棚戲的二手也找齊了，我當然要撐住第一棚戲的主力位置，第二棚的前場，則在我的軟硬兼施之下，由我的義母親自上陣。

一切搞定。

如期赴約。

我們這三棚戲，連同搭棚、打燈及前後場師傅，加起來約四十人，把片山位在別墅一樓的招待所擠得水洩不通，片山卻只邀三位友人前來共賞，也未見任何演出的陣仗，我有些氣惱，不知他葫蘆裡賣什麼藥？莫非只想來看好戲。但我一心想把這棚戲演好，一轉念也就不多想。

開演前，戲班照樣舉香謝神，祈求演出平安順利。

第一場戲，三個棚的後場鑼鼓點齊聲催落，正式開演。沒有亂套，沒有錯場，沒有放炮，簡直完美，演到了劉關張古城相會、白骨精風中獨白、弁慶跪求義經饒恕，三場戲併為成一場戲演，我發現自己滿臉是淚，撇臉望向義母，她同樣是老淚縱橫，真是過癮啊！這場戲完結之後，緊接一段玉霞的吉他獨奏，哀婉悽惻，為全戲作了完美註腳。

演罷，別墅二樓一片寂靜，沒有掌聲，沒有叫好聲，片山也沒有推出他的戲跟我比賽，就這樣匆匆離去，搞得我有些火氣，我忍著怒氣，到江山樓擺了六桌請眾人吃飯，也許是從來沒演過這樣的戲，大家都感到新鮮，原本還擔心對祖師爺不敬，中途會有事發生，結果一帆風順，眾人的心情就整個放鬆下來，幾個姊妹本就擅長招呼，把場面搞得極為熱絡，全場沒有人不醉的，連金塗師也破了酒戒，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。

接下來許多天，片山兄人間蒸發，不管我動用什麼管道都找不到他的人影。後來聽一些日本朋友說，片山看完我們的表演之後，跑到北投大醉三日，之後便回日本去了。我想不通到底發生什麼事，到底是哪裡得罪他？還是演出完全難入他的法眼？但我暗自發誓，只要再見到他，一定要痛打他一頓。

一年之後，他再度來到台灣，約我到艋舺新朝鮮吃飯。他竟瘦得不成人形，難道是病了？

酒過三巡，他向我陪罪。

「是我失禮了，看你們的演出，我才知道你們太了不起了，我只能說，亞洲藝術的希望，就在你們的身上，只是我身為一個驕傲的日本人，一時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，所以才會做出這樣失禮的舉動，不告而別。不瞞你說，我一直想推出

的就是一套別出心裁的演出，參加羅馬大獎，揚名全世界，卻苦於找不到好的素材，直到看到你的表演，我知道這就是我要的，但是這畢竟不是我的表演，而是你的表演。回去日本以後，我想了很久，到底我應該推出由我自己編寫的作品、還是推出你的作品去參加比賽？最後發覺，就算再給我十年的時間，我也寫不出像你所演出的音樂及戲劇，尤其是用精緻的戲偶演出歌劇。為了亞洲音樂的復興，為了讓歐洲人認同亞洲人的文明與榮耀，我必須放下個人的成見與自尊，與你通力合作。這次來到台灣，就是要跟你鄭重提出要求，希望你能幫助我，和我一起完成這個使命。」

接著，他站起身來，對我行九十度的鞠躬禮，然後說，「簡先生，為了大東亞帝國的榮耀，為了亞洲人的榮耀，請你接受我的邀請，一切拜託了！」又是一個鞠躬，然後，頭再也沒抬起來。

我花了一些時間弄懂他的意思，又請在場精通台日語的朋友多次確認，然後過去將他的身子扶正，緊握他的雙手告訴他，「片山兄，你客氣了，我們台灣人沒別的本事，就是講義氣，你當我是朋友，就不必跟我計較這麼多，說到底，這也是讓台灣掌中戲藝術推到國際的一個大好機會，是很有面子的事，你不做，就不會有第二個人來做，我挺你，我不但挺你，我會做出更精采的戲給你。」

片山非常激動異常。接下來的廿天，我和他埋首新戲的排練。我的計畫是一一十棚較！十部戲，十檔前後場，名為《十國忠義傳》，比先前的三棚對場更為複雜。這段期間最常聽到片山的話，就是「這不可能！」但看著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排練，他的聲音愈來愈小，過程中，他不斷記譜，不斷修正，終於完成記譜的工作。最後一天，我們借了淡水會館的劇場整排，他請來一組攝像隊前來錄影，完整記錄十棚較的演出。

後來，在他的精心安排下，《十國忠義傳》終於舉行公演，幾乎全台灣有頭有臉的人都到了，果然是信守承諾的君子，不枉兄弟一場。只可惜演出當日，他本人卻又搞失蹤，開演前一直等不到人，拖了半個時辰，實在不能再等了，只好放棄，真氣死人也。

這便是我與片山佳治的故事。

我與他短暫的友誼如同一場夢，至今猶未醒來。我不信他會為了個人榮耀而犧牲一個捨命賠君子的朋友，卻更相信他如果知我落難，必會兩肋插刀前來迎救，甚至接我回日本重生，並在我有生之年，再搬演一次十棚較，重現當年風華，榮耀他的朋友，也榮耀他自己。我覺得，這才是關於片山佳治、我的知己好友與我的故事應有的結局。我期待這戲能這樣演下去。而這齣戲如果真要搬演，這一開場，我想他該吟唱這樣的詩文：

「不恨此花飛盡，恨西園，落紅難綴。曉來雨過，遺蹤何在？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塵土，一流水。細看來，不是楊花，點點是離人淚。」